



伊5
698
2



伊門
號 698
卷 2



尊攘紀事卷三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水戶浪士途刺井伊氏

井伊氏既錮烈公水戶。遣安藤對州諭慶篤曰。勅書非出敵旨。宜奉還。慶篤曰。勅書至重。瓦直上還朝廷。對州曰。卿疑朝旨乎。出示一宸翰。辨其非聖旨。蓋詮勝謀九條氏所作。非真翰也。烈公不敢自斷。會群臣議之。金子高橋二氏獲罪家居。曰。今日之事。有盡藩力。奉勅旨而已。與同志數百人。屯集長岡驛。要遮藩宰齋勅書者。烈公遣左右說諭之。二氏傲然論納勅之失體。格鬪互有死傷。烈公深難違幕旨。命青山延

水原曰。櫻田張本

尊攘紀事卷三

此青山氏之所以為正黨所不容

光率藩學書生往討。眾皆散走。乃命藩宰大場氏齋
 勅書南上。原仲寧疏納勅失體十條。大場姪齋藤留
 三慨然曰。勅書初下。余將以死從事。今已矣。伏死而
 死。眾皆感動。大場亦為之留行。金子高橋二氏與同
 志。議曰。聞薩長藩士會輦下謀舉事。宜先斃彦賊。協
 力彼輩。以唱義天下。高橋父子西上。金子以下留江
 戶。謀井伊氏。三月三日井伊氏登營。是日風雪咫尺
 不辨。過櫻田門。有一人捧書伏路旁者。左右為一鄙
 人訴事。叱而避之。不聽。匍匐近輿側。忽有數士人拔
 刀衝函簿。儀從淆亂。號砲一發。伏者十數名蹶起。猝
 進。又騶卒曰。國賊昇夫棄輿而走。一人乘機蹴輿自

佐田曰。天降大雪。有非偶然者。殆天地感至誠鬼神泣壯烈者。安達曰。以政府元老。喪元路上。和漢古今之所無。無政綱至此。幕府之亡也久矣。

井地知貞。磨曰。兼武兄勇助。加此舉。脫走。報摩。遂為速卒。所逼自殺。

呼其名曰薩摩浪士。有村兼武。拽出直弼。一擊僵之。
 貫首刀尖。走且呼曰。大願成就。眾乃止。闕四走。即人
 聞變。馳至不及。伏尸縱橫。相顧茫然。輿主屍而退。兼
 武馳至龍口。創劇。投首路旁。自屠而死。諸士凡二十
 名。大關森杵山森山四名。至細川氏邸自首。黑澤蓮
 田齋藤佐野四名。至脇坂氏邸自首。廣岡山口鯉淵
 稻田四名。重創斃路上。廣木增子關海後金子佐藤
 岡部八名。遁後皆逮捕。佐野氏創劇不能言。手示懷
 自側。搜出疏狀。題曰。斬姦旨意書。署每人名氏。曰賊
 臣井伊直弼。挾幼主。擅威福。黜罰宗戚。列侯及諸曹
 賢者。逼朝廷幽屏親王公卿。遂至讓主上讓位。臣等

傳傳記事 卷之三

幕府秘此事遺醫賜藥此亦見幕政姑息此篇不載何也

重野曰是時亦論大島一日得是報告之西鄉隆盛隆盛拒麻曰使我在江戶不委斯首水戶人

義不與賊臣戴天謹為天下加誅戮不敢自逃避首實就鼎鑊高橋至大坂寓友人家逮卒來逼呼酒與其子庄左訣飲衆族擁不敢逼提刀而出衆皆逡巡徐步行投天王寺子舍斬指題和歌窓紙自殺大關以下獄決處斬海後岡部獨免

松林伯鴻嘗以斬姦旨意書為未盡作與人書數彥老十罪曰黠庸猾邊國事日急皇上憂勞方詔列藩熟議得失而彥老擅通和親許互市其罪一也皇上聖明卓越前古朝臣亦皆忠誠憂國而疾其持正議幽閉之以孤朝廷之勢其罪二也故將軍儲貳未定衆望已歸一橋氏而以其不利已迎

立十三歲之幼主其罪三也前中納言公之忠赤天下所共知而誣以曖昧疑似之事幽之水戶其罪四也內而一橋尾張越前外而上佐宇和島皆王室之藩翰幕府之羽翼而逼之讓封其罪五也擅罪公卿寮官獻畫策者其罪六也水戶諸臣輔佐烈公區畫國事者或死或流罪及童幼曾無孑遺其罪七也布衣儒生慷慨家國維持綱常者一網打盡耗國家之元氣縮宗社之命脈其罪八也貪貨賄通請謁登用猥瑣小人奔競為俗廉耻掃地其罪九也許貿易以來物價騰貴金貨濫出海內咸被其毒其罪十也嗚呼伯鴻論盡矣獨憾其

木原曰前舉伯焉
又更留絕大論徐
徐說出覺筆力在
其此種論大關于
國體保建大記中
興鑑言以後所無

諭水戶氏收勅書無忌憚尤甚者而不一言論及
于此未為盡矣夫皇上憤外夷陸梁以天下名望
所繫在水戶氏特勅烈公率列藩輔將軍亦猶後
醍醐帝勅楠正成討賊臣正親町帝勅織田右府
平亂畧也而彦老何人以勅書指斥已擅斷要關
白草宸翰收已下之勅書僭逆悖亂至如斯而追
天誅殆三綱淪而九法紊者矣嗚呼吾於是知
十八義士之有功於天下也最大矣蓋有十八義
士是舉而後天下始知我邦天威至嚴天罰至重
苟有逼朝廷矯詔勅者雖幕府大老任托孤之責
者猶不遁浮浪之手也於是乎勅書之權重於丘

重野曰無此一論
字知百世之下無
不引刺刺例書也
者乎

山明於日月威於鉄鉞也蓋我邦國體卓越千萬
國者有名分綱常不可得而泯滅如斯者也

安藤對州代井伊氏

安藤對州為閣老專阿附井伊氏及是代井伊氏為
大政無所變更勢威日盛是年八月十五日前中納
言德川齊昭薨齊昭以尊王室攘外夷自任為幕吏
所忌幽閉兩次而有為之氣不少自屈四方聞風奮
起尊攘之說殷然動天下謚曰烈公子慶篤昏懦群
臣分黨少壯詭激輩奔走唱義勢日暴橫慶篤下令
禁止不聽對州欲舉尾紀二藩兵討之會津侯固爭

傳
記
卷之三

川島曰近觀報知
新聞云織部憂從
臣累刺俄人蘇我
心自及不知信否

曰水戶士人砥礪名節其志固在攘外夷以張國威
舉兵臨之無名甚者請思其次十一月外國奉行堀
織部論英俄爭對馬之事面折對州歸家遺書自及
俄人請正疆界織部奮然航唐太與俄人論爭不屈
對州之許普魯生通商英米人築館織部仗義固爭
稱爲有蹇蹇之節其自及時論深惜或作其與對州
指斥五罪書一時流傳讀者感激英法之出兵漢土
疑俄助漢人擬駐兵對馬搃俄人在日本海者俄漏
聞是事發軍艦二艘據對馬劫奪民物藩人憤怒爭
手兵器將開戰端對州恐其生事文久元年正月遣
小栗豐洲對馬諭俄人退去俄人不可曰我爲島主

東西奔走無分兩
艘軍艦何意

俄英人絕外患勢益暴橫乃赴箱館諭俄領事領事
曰軍艦非吾所能進退會俄軍艦入箱館奉行村垣
淡州見艦將諭之始撤去對馬軍艦五月水戶浪士
有賀岡見前木十四名夜襲東禪寺英館傷二名衛
兵健鬪斬二人英人大怒出償金得無事英法自此
置護兵七月許英艦測量沿海令諸藩給薪水食糧
伊勢祠官狀奏朝議曰此開門揖盜也勅幕府遏英
艦入伊勢會英艦已發遣漁艦追止之九月命水野
忠德視小笠原島對州聞米公使說各國移民開拓
小笠原島有是命已至男女三十九人皆自英米轉
住者賜物慰撫建碑表爲日本屬島而還對州將結

朝臣以懾服諸藩乃請將軍尚皇妹不聽九條關白
逼上曰公武一和國論歸一而後從事掃攘上乃許
十一月皇妹和宮降配將軍家茂千種有文岩倉具
視護輿東下見諸老傳旨曰外夷窺窬國事日急自
今命二三大藩預聞外國事務商議取上裁然後施
行諸老對曰事體重大難遽奉聖諭請姑仍舊曰外
夷掃攘期何時諸老曰練武十年而後從事曰道路
云幕府謀移天位信否諸老惶恐獻家茂誓書二年
正月十五日對州登營途有浪士突起拔刀衝輿側
左右驚愕未遑抗鬪白刃亂下直刺輿窓中對州背
從士四集交相格鬪對州棄輿步走僅遁浪士七名

水原曰掃攘力不
克則已而曰十年
後從事此面欺朝
廷也幕吏苟且偷
安不知將歸責何
人

內藤曰此筆成于
原仲實之手

曰甲田下野人曰川本越後人曰平山黑澤小田高
田皆水戶人皆鬪死曰河邊水戶人詣長藩邸自殺
桂氏舍檢屍得斬姦旨意書曰井伊氏得罪天下皇
天赫怒借手十八義士伏大戮而對州受井伊氏後
專逞姦譎自知為正義所不容將借重外夷箝制國
人開五港許沿海測量延外人於私室議內外機務
至要請皇妹私使門客議廢帝之典故不特國賊獲
罪天下抑亦幕府之罪人也臣等不與國賊同生敢
捐微命行天罰初大橋順藏著關邪小言痛斥外夷
四方爭傳後草千代田問答責難論論幕政失體義
徒慨時事者宗之妻弟菊地幸兵衛為府下豪商散

川島曰二毛志士
四應當時稱曰豪
傑會

萬金賑恤志士。一日會同志謀舉事。曰奉一橋氏唱
義。曰戮安藤氏。正大典。因一橋氏臣山本繁三呈同
志意見書。繁三反覆告官。官大驚。逮二人。七士以事
暴有此舉。連坐數十人。勅使東下。諭幕府出獄。數日
而死。

井伊氏之變。余與諸友論善後之策。曰井伊氏罪
浮天地。其及此固宜也。唯既與歐米各國訂條約。
而無故破約。告拒絕。此曲在我。况今日五洲氣運
一變。萬無鎖港獨立之理乎。顧國內騷然。所以至
此。坐不諳五洲大勢而已。若使將軍協心尾水。越
三侯。率加薩諸大藩入朝。謝米夷事。興以來無狀。

水原曰余先師私
庵先生亦主張將
軍率諸侯入朝。定
國是之說。但未曾
說和親之事。

而後會列侯於殿上。具奏絕外人之為無策。變條
約之為無名。宇內形勢一變。萬國以貿易資富強。
蒸氣電信。凡百器械。無國不有。獨立鎖國。萬非長
久之策。與諸持異見者。反覆論辨。則至理之所在。
必有起贊其說者。况如島津氏固持開港說。如毛
利氏亦命永井雅樂奏開港說。此納約自牖者。蓋
當時志士誓唱攘夷。皆出憂國忠憤。欲已而不能
者。若使之一旦悟掃攘為速國難之階。貿易為興
國益之源。則安知不翻然謀所以轉禍為福。變敗
為成乎。對州不是之思。以為天下之事。一切可以
私智小計濟之。至要請皇妹托昏姪之義。謀回聖

安達曰坂人云。猶說雙松。雙松已斃。國事鹿門不遇。漏憤文墨。三子之不幸。一至此。

上誓天地神祇之旨。此以血洗血。以暴代暴者。愈足以激天下之義憤耳。余是時與飯山奎堂二氏寓大阪。每論及和戰之利害。開鎖之得失。未曾不舉。是言大息。當時年壯氣銳。夜半聞鷄。互以先鞭自期。而二氏皆憤國事死非命。余以碌碌瓦全。至今日。每一念至此。不覺淒然久之。

大原左衛門督奉朝旨東下

外夷事興以來。有志義徒不勝憤懣。奔走四方。匡合義故。劍客清川八郎殺人亡命。至京因田中河州見中山卿。草募義徒檄文。稱內旨。西游說以義舉。筑前

平野國臣筑後真木保臣肥後宮部鼎藏轟武兵衛豐後小川一敏以下歛然應之。皆曰。鳴津氏國富兵強。納言公雖已逝。介弟泉州君豪邁有大志。常慨聖上幽鬱。幕吏專橫。將待時有所為。可說義舉也。國臣奮曰。余嚮從僧月照入薩。余且往試之。已至。因一友上所草培覆論。謂培朝廷覆幕府也。泉州賜金遣歸。曰。東上以待。泉州恐浮浪輩輕舉誤大事。常戒藩人曰。方今志士以尊攘為口實。煽動四方。交結志士。謀舉大事。聞藩人亦往往與之交通。切慮萬一輕舉破大事。釀出海內大亂。為外夷所乘。噬臍無復及。汝輩深戒于此。一從孤命。私命左右。詣近衛氏告素志。及

本原曰。何其慮之深而思之遠。蓋薩水戶氏誤一着也。

此決計東上。文久二年四月，船抵室津。浪士簇要，皆以為回天偉業，可立奏也。泉州病其粗暴，使左右諭之曰：「凡事非得天裁，則名義不立。我將謁近衛氏，請朝旨，姑待之。」乃止之。大坂藩邸諸浪士烏合，雖同唱勤王，意見不同。清川主先除九條關白及所司代酒井氏，藉島津氏之兵力，鳴幕府之罪。平野則曰：「直舉義兵，移鳳駕於大坂。」下令七道以討幕府之罪。平野私就朝貴，建言曰：「方今黠夷逼於外，大姦驕於內，如癰疽并發，天下安危在旦夕。志士扼腕切齒，將糾合同志，舉義旗。四方響應，既至數百人。然非藉大藩有勢力者，不可以成大事。今島津氏入京，此誠千歲一

三策粗暴亦甚然而不加斯則不足奪動一世使幕吏騰落陸長符等事浮浪煽動之功

時謹獻三策。曰：拔浪華、火彥根、屠二條、鳳駕、幸浪華、召七道諸侯，統六師討幕府之罪。其次黜幕吏募四方義徒，浪華為根據，使青蓮院宮問幕府之罪。其次就泉州所奏，黜幕吏張皇威，駐驛浪華，問幕府之罪。此三者一斷，敵衰莫以失千歲一時之機也。會黑田侯東觀至播，侯為泉州叔父，國臣籍筑前往說以義舉。侯愕眙，遽移病西歸。逮國臣檻歸，所司代酒井氏聞泉州擁浮浪入京，大恐，使近衛氏馳書止之。泉州訝之，既而岩倉大原二卿趣入，且傳內旨曰：「上寬幕府違勅之罪，責攘夷之實効。卿能奉斯意以周旋，泉州意始安。」十五日入京，因近衛氏奏曰：「攘夷未易卒

河野曰島津氏始
不言權與二字確
有所見也

言請先修內以及外。尋條陳意見曰：鮮栗田宮及鷹
司大閤近衛左府鷹司右府幽阨，釋一橋尾張越前
土佐宇和島四氏閉居，免九條關白所司代酒井氏。
臣鄙人固不知二氏之罪，唯浮浪激徒欲獲二氏甘
心，不早爲之處，變發旦夕。又曰：擯安藤氏，勅一橋氏
輔佐將軍，越前氏任大老，立尊卑之分，明邪正之辨。
官武一體，人心一致。然後取天下之公論，立待外夷
之良法。又曰：戊午以還，幕政失當，權臣專制，外夷跋
扈上勞，獻慮下擾民心。而浮浪輩唱尊攘之說，四方
蜂起，天下騷然。臣將赴江戶，謝賤息茂久闕參觀，曷
圖浮浪輩要臣中途，就臣議大事。臣常奉先臣齊彬

見斷事之決

遺命，將爲天朝幕府効微力。竊恐浮浪輩粗暴過激，
徒釀禍亂，是以不自顧卑賤，詣闕下奏微衷，伏請召
閣老久世和州命是事。上嘉納，付朝臣議之。正親町
三條氏難釋，尾張越前二氏，泉州曰是等瑣事，猶不
如獻慮，則如大馬者何。獻斷一決，臣請奉以周旋。彼
若抗命，則有天討而已。勅留闕下，鎮浮浪暴動。真木
保臣田中河州諸人在大坂，以爲泉州因循失機，薩
人亦與之曰：曠日無爲，看失大機，不若除關白及所
司代，逼泉州決大事也。廿三日夜潛發大坂，泉州大
驚，遣左右八人曰：吾奉朝旨，鎮暴徒而藩人黨之，其
罪不可追。汝往諭止之。若不聽，則任汝八人所爲。八

新編

日記

卷之三

十

見用意之密。

見委任之專。

人馳至伏見。諭止不聽。乃格鬪斬田中柴山以下九人。浮浪間變寢謀。既而泉州恐久世氏西上遷延。姦回投間。請自我發。勅使就宣聖旨。詔舉其人大原三位自薦。舉副使三位曰。二人必有二人之見。不如遣臣一人。五月九日特詔大原重德任左衛門督。叙從二位。使於幕府。諭聖旨曰。日來列藩憂國事。獻謀猷。如島津毛利二氏親詣闕下奏事。朕深嘉之。而四方志士密奏。或曰奉鑾輿於函嶺。討幕吏違勅之罪。或曰首除姦回在京者。勅五畿七道攘外夷。其言雖出。憂國至誠。粗暴輕忽。事難施行。朕將使德川氏更張內外紀綱。興復祖先功業。大要三項。曰將軍率列侯

入朝。議釐革內政。處分外夷之方法。曰依豐臣氏之例。命五雄藩為五大老。以嚴海備。曰一橋刑部卿為將軍輔佐。越前中將為大老。以總幕政。汝往告是旨。商議三項。施行其一。事達江戶。幕吏大驚。急免安藤氏閣老。釋尾張越前一橋三氏。召見慰勞。命溜詰諸藩上所見。命諸曹釐革庶政。六月朔廷見在府列侯。親諭曰。秦平日久。綱紀頹弛。武備廢壞。加之外夷陸續踵至。官武事情不通。聖上為之焦勞。孤將上京。親奏國事。取天裁。以更張國威。建不世之偉業。卿等有所見。窮言極論。莫少忌憚。是月大原公至江戶。泉州首詣越前氏。圖議使事。既而將軍與越前會津二氏

本原曰。入朝固美事。唯至此狼狽決議。愈見腹無定見。唯事塞責。

河野曰有變通

及諸老廷見牙城拜使命曰敬領勅旨熟議以聞公退見越前氏以下致意頗懇既而諸老慮權勢歸一橋氏拒之曰將軍已長無用輔佐泉州見閣老脇坂氏曰聖上發特旨諭將軍豈可拘泥名號墨守古例乎且為之說曰將軍入朝少緩其期似無不可且入朝遇異議難決者處之甚難若舉越前氏為政事總裁代將軍入朝候聖旨議國是為事至易閣下思之脇坂氏然之而猶難一橋氏為輔佐與板倉氏詣大原公館請曰使刑部卿參政務以答聖旨之辱公不肯廿九日登營趣奉命囑後事左右曰奉使無狀何顏視人意色甚決脇坂氏進出曰勅旨不可違請任

本原曰此時幕府猶有權力非是不能性

慶喜準輔佐公正色曰纔有準一字此不奉勅旨也脇坂氏語塞曰謹奉命公猶恐幕議難保不敢發七月九日幕府命一橋氏將軍輔佐越前氏政事總裁泉州與一橋越前二氏相得頗歡屢議國事曰所司代不可不精選改官武中間名稱禮節失體者追褒水戶前中納言追罰井伊直弼責罰酒井間部安藤三氏及公卿附黨直弼者緩列侯參府之期放歸其妻孥留府下者命大藩護衛京師如此者數十條八月廿一日大原氏以使事了西發發前日泉州從士斬英人駐品川三日幕吏勸取道木曾不肯請從兵卒亦不可歸京復命賜物賞勞召泉州入朝辭曰官

聞斯公強項果如所

河野曰見自處之謙

武有常典。非賤人所勝。勅任大隅守。駐京護禁闕。時長藩用事。公卿爭延浮浪攘夷說。盛起隅州。恐其生事。上書曰。幕府新奉勅。宜徐察其政績。不可叨以橫議。者言間之。近日四出內旨。召集諸藩。恐幕府不安。漸生嫌隙。在京月餘日。賜劍及物。西歸。臨發。近衛氏密問意見。乃手書以答。曰。幕府今舉一橋。越前二氏。閣老私忌之。宜務使大權歸二人。不然則勅意不行。二人亦無能為也。幕府人才無踰二人者。二人無所為。則幕府不可復為。朝廷不可無大處分。慶永之入朝。宜問十年以後。處外夷之方略如何。攘夷一事。宜使官武列藩熟議。而後相宜處分。開鎖一大難題。幕

見曾見之熟

適切時情。有觀大勢十年之後。無言不符。其英雄事業。忠義心膽。此等事宜。大書特書。與淮陰登壇之對武侯草廬之誦並傳。

府已開港。朝廷強之以攘夷。則勢不能奉命。如此朝命廢。而天威損。浮浪輩紛然蜂起。邦內大亂。實為可慮。今殲橫濱一港。臣一家之兵足矣。唯各國合兵以鳴。我不義不信之罪。則我忘兵三百年勝算不可必。故臣常謂方今急務。在一洗浮華舊弊。充實武備。唯不口攘夷。則武備無充實之期。以攘夷唱天下。則激論之士得志。益肆橫暴。臣竊恐遂以是踏清國之覆轍也。今幕府悔過委政二氏。二氏亦勵精盡力於此。若二氏偷安目前。不有所為。則朝廷有煥發大號與天下更始而已。

余聞故薩摩侯之就封。次伏見。微行入京。謁近衛

川島曰此亦與後醍醐帝召見楠廷尉委天下之事同日之話

關白關白以皇上深憤外夷凌辱國體私從薩侯進謁便殿皇上慨國事太息侯悚然曰陛下憂勞至此臣雖不肖願盡國力從事于此領旨而出將改革藩政充實戎備東上奉朝命協力諸藩振起幕府之衰替方略已定授旨一二腹心上京周旋會病薨泉州所謂繼亡兄遺志謂是事也侯賢明與水戶鍋島二氏並稱米艦始來列藩獻策爭論拒絕如出一口而侯獨以造大艦鑄大砲講航海之術為急務不一言及拒絕後聘荷蘭人於長崎親出郊迎以其言築砲臺後年擊走英艦實由新築砲臺也嗚呼當舉世賸賸競排外人之時能着

河野曰鹿門歸自京師常語曰余三變氣質在苦學為勤勅書生後游京極為風流文人更變為博覽義徒此為義徒之時

眼于此可不謂先見之明耶泉州之入京余屢訪堀次郎論時事又于一二公卿論所見又曰浮浪梟人首於三條磧一日會諸友慨然語之曰北魏高歡觀衛兵火張燹宅曰事可知歸家傾貲結士顧彦老以幕府大老鹵簿僉從道路擁衛而為十八浪士所要喪元路傍時事至此極余將歸鄉學高歡所為拂袂而起諸友壯之即日上程至江州為藩邸所召再上此事距今廿一年當時所交歡如松本奎堂小川靖齊本間精一橋本大路松林飯山或死獄或死刺客或死于戈嗟英雄事業固非書生所能為唯處亂世不枉其操斷然能行

其志如諸子為可尚而已。

毛利氏入京

河野曰開窟見山何等快事。

毛利氏不是廷議固持鎖國。授旨永井雅樂入京見正親町三條氏說曰苟能開航海之術橫行五州學彼學術技藝大砲大艦所以恃而凌轢萬國者為我有則可以耀國威於海外也。三條氏歎賞入奏是言雅樂草數千言。因三條氏供上覽上意頗動雅樂以為可以濟時艱請世子定廣見閣老安藤氏說曰我邦中古文學掃地武人得志東照公慨于此大興文教開三百年泰平之基。田父野老亦解網常之重故

當時陸長皆論攘夷之不可為若使二藩降心協謀為官武盡力無少爭氣則不釀出紛擾蓋坐統御無其人而已

米艦事起以來論者議幕府之違勅一唱百和漸動天下夫名分大義本也外夷處分末也幕府首盡尊王之道待皇上釋疑朝臣漸悟鎖國非長計改圖所以待外夷則朝廷豈不許幕府之所請乎諸老固憂物論不與聞之大悅文久元年慶親東觀路過伏見三條氏傳內旨賜物至江戶建言幕府曰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今也群議紛興人心渙散將以是敵歐米之強兵抑亦危矣臣竊謂合天下之勢在一天下之人心一天下之人心在尊朝廷明上下之分上下之分一明則天下觀感興起爭盡力於幕府無敢唱異議者於是奏萬國情實取天裁盛航海之業講

本原曰幕府無意戰也幕府實欲戰豈憂無名乎彼始航以來凌蔑百端幕府若執正不屈彼必開戰及是臨彼罪是名義之舉直在我者曹文城濼之戰時之役皆以曲為直遂獲天

富國之術立強兵之基。可和則和。可戰則戰。天下何欲而不得。故臣謂和戰未也。一人心本也。顧朝廷亦唯憂人心之不統一耳。豈固執一說區區然鎖國之拘泥乎。安藤久世二氏以為毛利氏勤王名家。可以說朝貴也。乃告將軍請侯建白朝廷。侯乃命雅樂上京。以侯旨上書曰。幕府怖外夷之虛喝。廢祖宗之舊典。國威凌替。政綱紊亂。使天下人人不禁憤懣。實所不忍言。然而承平三百年。文弱為弊。未可專咎幕府也。臣謹按方今時勢。攘夷非所宜為。凡兵直為壯。曲為老。今也與外夷通信條約。一旦自我開釁。曲在我而直在彼。彼以有名攻我。無名。臣未知勝敗安在。况

勝故以曲直為名。非通論。患在懼敵也。

承平歲久。士不知干戈。一旦變發。安能抗彼百練強鋒乎。天祖授神器。天孫固曰。天日之所照。普施德化。今原是誓。廣交海外萬國。盛開航海之術。橫行五洲。爭衡萬國。以是為國。是以是率天下。則彼驚我果斷。服我威德。致誠實於我也必矣。今年辛酉。暗屬神武革命之運。冀朝廷以非常英斷。立萬世不朽之偉策。言凡數千言。引和漢極論開鎖之得失。頗為明瞭。眾

雅樂建言非不卓。唯奉安藤久世輩。旨專為幕府之道。地宜矣。其為當時所不容也。

或為幕府說客。爭駁其非。會對州為浮浪所狙擊。雅樂不自安。既而島津氏入京。久坂寺島諸氏與浮浪往來。專唱攘夷說。著辨姦論。論雅樂誤國。是四月正親町三條氏召雅樂傳內旨曰。慶親已納說幕府。宜

安達曰辭令渾然不見斧鑿之痕處是際極妙

上京親奏所見。侯與群下議曰。方今物議沸騰。人心渙散。非將軍從列侯入朝。盡眾議以仰天裁。則不可。為於是復幕府曰。臣嚮使雅樂進說辱達天聽。有旨趣臣上京具奏。臣以外藩上京奏事。列藩倣之。此開亂竇也。願將軍循祖宗故事。率列藩入朝。取天裁以定國。是此言見聽納。則臣請上京盡力幕府。諸老論曰。入朝儀久絕。用度鉅萬。今難遽舉行。願思其次。先是世子定廣西歸。有旨入京。詔曰。輔乃父慶親協力島津氏周旋國事。尋中山氏傳旨詰雅樂建言大旨。慶親聞之憂懼。且憤為島津氏所先。會將軍入朝議決。請曰。先駕上京。為幕府道地。六月七日發。是日大

森曰雅樂氏豈誤國家者乎。余待情侯不固守雅樂氏之說。遂墮天下之亂。以是賜死。冤亦甚矣。

原氏入江戶。皆疑其間。勅使至。遽發江戶。已至。浮浪士以雅樂建言盛唱開港。爭放誹謗。曰。毛利氏之上京為幕府謀朝廷之不利。侯乃稱病。使諸臣見中山正親町三條二卿辨疏。且曰。雅樂實誤寡君旨。今已罪黜。二卿狀奏。詔慶親父子曰。汝已斥雅樂。宸疑釋然。宜奉嚮所賜勅旨。駐輦下。周旋國事。侯拜謝而出。久坂寺島二人要雅樂於途。雅樂取別道而西。自刃其家。九月詔定廣東下。曰。嚮所下三項。第一項幕府已自決。朝旨所急在第三項。汝宜協力泉州速使將軍奉勅旨。中山氏召見諭聖旨曰。戊午以還。朝臣列侯坐國事蒙誣蒙者。皆已雪冤。而列藩志士死國事

者及往日殞命伏水者其忠可嘉宜錄其後祀冤魂
流放者復舊籍贈官故水戶中納言定廣退而草六
條請旨其一曰戊午勅曰下田條約以外不得有所
加然則現行條約在叡旨所禁乎批曰許下田亦非
上意唯開鎖和戰國家大事宜盡衆議而後一決已
至詣大原公辭不見泉州亦不見蓋泉州不憚勅文
中殞命伏見者其忠可嘉語也定廣乃請太原公除
伏水一節事始解乃進見將軍致勅文退條記要旨
以進幕議難赦坂下東禪寺死罪者定廣固爭曰同
一死國事者舍之不問茂勅旨也慶親在京用久坂
寺島諸臣說專唱攘夷君臣相議曰自今以往為官

河野曰許下田非上意開鎖盡衆議而一決自是二項許下田非上意自是毛利氏之說盡衆議而一決自是島津氏之說

外事起以來始充官武不容次薩長不容天下大亂幕府以亡老泉曰夷狄內也非外也此之謂也

武周旋以掃攘外夷達叡志為主遣人東下致言定
廣未幾侯西歸定廣駐京周旋國事朝廷以薩長漸
開嫌疑將藉一雄藩調停之會山內氏東觀下內旨
入京列藩承風爭朝京師至八十餘藩而公卿固不
解外情四方浮浪概皆詭激及毛利氏專唱攘夷款
然宗之
歐米各國以其富強則歷航五洲雄視宇內以其
學術則究天地之秘窺神人之奧以其智巧則駛
瀛船設電線凡百器械無一不奪化功以其經濟
則有無販鬻謀貿易之利於千萬里之外此和漢
圖籍之所未論及古今賢哲之所未講明在東洋

各國人方且師之不暇而我一概目為夷狄真無
謂者况彼請我曰通信曰貿易萬非胡元徵貢獻
謀吞噬之類其為狀雖可惡其為名猶可恕永井
氏當群口嗷嗷之時斷然以是說建白朝廷可謂
出流俗之見知當世之務也而聖上以掃攘大義
誓天地神祇四方論者奮起論及開港擴為誤國
實有故也蓋其意以為我邦太平三百年人忽干
戈天下倦治非一戰以奮昏惰興廢痼振起國家
之元氣則天下之事不可復為也嗚呼嚮使幕府
奉聖上誓天之旨率三百列藩與彼決曲直於萬
九兩注之下待天下人人知彼強盛難抗服彼器

當時鹿門盛氣論掃攘二字千言萬語不在此

木原曰島津氏指斥毛利氏為無謀

攘夷然薩長二氏之稱強國內者無他無謀攘夷以濟其鋒也此鹿門所以反覆唱是說也

械精練悟彼貿易互市航海通信為方今急務而
後發使講和則不特我之憤起振勵開達智見礪
頑陋謀所以與彼并立百倍維新之今日如水戶
氏不必分黨屠戮如彼之慘如毛利氏不必構難
格鬪虐無辜如彼之甚如浮浪有志不必奔走四
方致死鋒鏑如彼之痛聖上之所以誓上下神祇
一戰而效在天神靈之所以誘衷降福一舉而驗
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是也余當時每聞一變亂
未嘗不追咎幕府之失機釀是禍也

尊攘紀事卷三終

本原曰此改革宜在米使始來之時至此着手何及

尊攘紀事卷四

三條姉小路二卿東使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越前一橋二氏之參幕政。頒令天下。凡百政事取法寬政以前。事無大小。專主簡易。許列侯率妻孥就封。改參觀期日為三年一觀。在府百日。減麾下俸祿。編騎步兵三隊。罷諸藩歲時獻餽。省列侯鹵簿。從卒。專以養國力。振士氣為事。天下拭目觀新政。而毛利氏父子駐京都。專唱攘夷之說。將立功壓島津氏。上言曰。嚮松平慶永請緩上京之期。疏中有時勢難行語。夫斷行大事。挽回頽運。唯今日為然。時勢之難易。固

此至大難事而毛利氏毅然以是自任身不可驚

安達曰朝廷憤武門專權八百年此說之所以易也

非其所論也。恭惟敷慮之決于攘夷。戊午以還。確乎不動。前日定廣所稟。破約攘夷一事。官武異所趨。實根于此。請臣父子奉以為官武合體眼目。上嘉尚。勅書勗之。既而島津氏西還。毛利氏愈得勢力。九月建言曰。勅使西還以來。觀幕府之所為。文恬武熙。因循姑息。唯安之偷。雖以慶永慶喜之賢。獨立無援。安能奏掃攘之功。臣聞緩寇一日。遺患百年。宜再發勅使諭二氏。速絕外夷。中納言三條實美年少氣銳。誓繼父志。至是奮請自往。乃與姊小路少將東下。長土二藩護衛。十月十八日至江戶。登營宣勅。二道曰。幕府奉旨布新政。敷感不訛。唯攘夷議未決。天下不知所

向。其速議決。頒告列藩。而攻守方略。武將職掌。盡眾議上奏。又曰。廟議一決。外夷來寇。何地難料。宮闕禁嚴。衛兵不具。互令列藩貢身。幹強壯志氣。忠勇者為親兵。專掌宿衛。糧食器械兵員多少。準封土大小。擬議上奏。諸老新奉勅諭。釐革諸政。纔成端緒。卒有是勅。惶遽不知所為。越前氏曰。朝旨至重。不可不奉。一橋氏爭曰。頻年多事。國力疲弊。新令列侯就封土。休息民力。圖充實。而今幾何日。其事未効。俄拒絕外夷。此勢所不能為。而直奉朝旨。此面欺朝廷。罪莫大焉。幕府世職征夷。掃攘夷狄。固其任也。唯使彼憑梁至此。誰之愆。不若具奏情實。以仰朝裁。越前氏曰。且第

木原曰此亦月攘一雞手毆與安藤輩所為相距幾何

備州當國之時越前氏已贊其開國說自非一橋氏純奉家訓主攘夷之此此二人之所以一其表而貳其衷也

奉朝命若掃攘處分固有緩急待將軍入朝親奏取決諸老固事偷安爭贊之一橋氏不肯曰諸君果欲以死成掃攘之大業僕何敢異議而今一時飾言以荅朝命攘夷處分固有緩急是其心已自偽今日之事以至公至誠處之尚恐天下或不服一民猶不可欺况萬乘天子乎遂稱病不出周布高枚諸人憤營議遷延涉日曰不如火橫濱洋館劫因循幕吏決謀出邸定廣大驚馳馬追及諭止之將軍以事急遣使起慶喜曰孤決志從事於掃攘一橋氏起拜曰殿下此言真國家之福也然而此事至難願堅忍不拔莫為浮議動議決十一月廿七日一橋越前二氏輔將

是輩唯有一身而已非如門族有身家之慮資財財博一勝金注死注豪怯之形判然勢不得不為大和五條

軍延見兩使答曰謹奉攘夷聖諭掃攘處分自有緩急當詣闕親奏請天裁若夫禁闕警衛臣雖不肖既叨軍職分當自任不必勞聖慮十二月兩使西發山內毛利二氏尋西上復命是時諸藩浮浪會集輦下競為詭激肆殺為幕吏耳目者梟首三條磧號曰天誅岩倉富小路千種久我四卿以飛語免黜三條實美盛用事長土二藩為之心膂詔置參政寄人數員管軍國事務稱曰國事掛令曰廟議決於攘夷國家安危繫此一舉朝廷將開言路採眾議凡有所見者不問朝野造學習院見國事掛上陳公卿多迂事情延諸藩士指摘幕府過失極口指斥此輩素行無賴

或至白晝行劫奪金。巡吏不能制止。正親町三條中山大原諸卿竊患之。建言曰。幕府悔過圖新。朝廷委任責成。可也。安聚無賴浮浪。張皇空言難行之事。之為衆。曰。此佞幕府也。迫三卿自引去。遂劾大原氏在江戶矯勅旨。以是坐廢。自是朝議多成。是輩三公以下備員而已。八月松平容保為京都守護職。

是歲九月余奉藩命東歸。藩主召見問京師事情。且曰。今也無故拒絕外人。無名之甚者。余曰。井伊氏為大老。不奏朝廷。不謀列侯。錮宗藩異論者。恐怖于米夷之一啗。與一二吏曹匆卒結假條約。以是得罪天下。喪元路上。此天下之大變。彼國書

固曰。試行數年。若有不便則止之。今試行未經一年。而物價騰貴。上下困弊。國內鼎沸。朝幕束手。不便之尤甚者。以是為名。何無名之有。况井伊氏所許假條約。而非真條約乎。曰。今日之事。自我破條約。則彼必連艦來問我罪。汝果保必勝乎。余曰。凡戰有畧者勝。無畧者敗。勝敗兵家之常。臣所畏更有大焉者。聖上以攘夷誓天地。二三大藩主之四方志士奮臂効力。幕府若不奉朝旨。則勢不得不動六師。六師利則建武之事。復見于今日也。六師不利。則承久之難。復見于今日也。國家危急至此。極非雄藩繫天下名望者所互傍觀也。主公果以

河野曰。鹿門欲以一藩為陸長所為。其氣甚銳。而其所言如以水投石。非特鹿門百年之遺憾。實我藩終古之

大憾

拒絕為無名。以開戰為危事。益為天下一出。與在京諸藩。辨論和戰之得失。防大亂于未危。濟大難於未兆。為天子解深憂。答天下之重望也。言未畢。藩主怫然而起。退草時務數條。因執政上陳。藩人騷然。或目為浮浪人。游說圖不良者。蓋與羽僻在偏方。不審天下之大勢所在也。尋有命赴江戶。余知為其所遠。怏怏而西。途過水戶。原仲寧要余共論所見。抵掌三日。如出一口。且曰。余左右烈公之側。公口不及和一。字。察其旨。亦不過一戰陷天下於死地。以振起國家之元氣也。嗚呼。薩長稱強。以能與英佛戰也。聖朝開維新之治。亦唯以戊辰之

一部紀事。推究旨義所在。到底不出此數語。

一戎衣也。世徒謂戰危兵凶。固非識者言也。

宇都宮藩修歷世山陵

井伊安藤二氏變起以來。尊攘之論日愈盛。宇都宮縣信緝為大橋氏之門人。說藩宰間瀨和三。曰。薩長諸藩上京謀挽回皇運。我藩力微。不能與雄藩馳逐。唯有可一事以表尊王之誠。歷朝山陵。蕪沒荆棘。志士所慨。若上書請加修繕。大義之所在。不得不許。如此他日朝家復大運。可以免責罰也。和三然之。會大原公奉使東下。因堀次郎陳誠。公大悅。是歲閏八月。上書請修山陵。曰。恭惟歷聖山陵。廢壞不修。為臣子

本原曰。宇都宮補生。君平所生。故信緝。張其訓。能先天下論是事。

者所不忍傍觀。今也將軍尚皇妹。朝幕一家。宜首加修補。上成皇上追遠之志。下達幕府尊王之誠。請先入朝之期。奏請就功。今也關西諸藩爭論尊王大義。萬一有議及此事。則不特幕府之失職。譜第如臣亦不免其責也。如刃役諸費。臣盡藩力任之。幕府嘉之。命如所請。於是和三上京。專督山陵事務。和三為藩公族。復本姓稱戶田氏。以刃班列矣。

朝權下移以來。歷聖山陵為狐兔之窟。樵牧之徑。幾百年於今。松下貝原諸子慨此事。有所論著。浦生君平歷探畿內。搜索遺蹟。著山陵志。尤為苦辛。烈公深慨失體。上書幕府及近衛氏。論修理山陵。

家光修日光廟請朝廷。歲時奉幣準伊勢大社。而歷聖山陵概不問。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

不報。嘉永年間有盜發武烈神后聖武三陵。取朱砂水銀。是時川路聖謨為奈良奉行。羽倉翁與書痛論是事。曰西土革命立國。而帝王寢陵置守戶禁樵蕪。堂堂皇朝亘古一姓。而陵戶不置樵蕪不禁。致有此大逆。不唯守土官不慎。幕府亦不追其罪。方今諸曹曉瑣事者多。而明大體者甚鮮。卿既誅盜。誠能奮身建言。復陵戶舊制。則為千古偉績。嗚呼匹夫匹婦。猶重祖先墳墓。堂堂皇朝亘古一姓。而歷聖寢陵委之荆棘。真為臣子者所不忍言。而戶田氏能奮興千古之墜典。翁所謂明大體者矣。先帝之崩。戶田氏管葬儀。上書曰。歷聖葬儀自

川島曰讀至此愈知蒲生高山諸人泣癖非矯激之爲也。

持統天皇以下皆火葬。至近世行葬儀於龕前堂。假行火葬式于山頭堂。僧徒奉秘柩至陵地。稱曰密行。葬儀禮典尤大者。而其闕如此。請廢龕前山頭二堂僧侶虛式。相地興山陵。斟酌古典。新修葬禮。莫遺悔於百年之後。朝議可之。營陵於泉山。號曰月輪山陵。建築方法。一準古制云。余聞信緝親談是事。爲之慨然。

將軍入朝

文久三年正月一橋氏上京。浮浪皆曰。以掃攘逼幕府。在定期限。久坂寺島轟三氏詣鷹司關白。關白病

水原曰。前狼後虎。危哉岌岌。

辭。三氏不敢退。曰幕府已奉攘夷勅旨。請刺攘夷期日。意色頗厲。尋橋本三條西豐岡東園壬生諸卿亦逼以是言。關白不能奪。夜入狀奏。上懼其激變。勅三條橋本諸卿。就一橋氏館。要以攘夷期日。一橋氏曰。幕府固奉聖旨。請待將軍入朝。孰議以奏。諸卿不聽。請問十旬不聽。請五旬聽之。乃頒告中外。將軍救瀛艦擬海路西上。臨發英國軍艦八艘入橫濱。詰問生麥兇殺狀。於是倉皇就陸路。至桑名得頒告攘夷期限。中外之報。諸曹愕然曰。時勢至此。斷然有戰而已。馳驛戒防禦。三月十五日上京。館二條城。率三親藩以下入朝。皇上嘉尚。謁見儀畢。賜對便殿。恩意甚渥。

將軍拜謝曰。臣無狀。幼穉重寄。任用非人。上負陛下之盛德。下孤蒼生之大望。奉聖諭以來。追咎既往。深自惶悚。今也拜趨闕下。咫尺天威。恩遇優渥。不知所言。上曰。汝能修百年廢典。帥侯伯舉朝見之儀。朕深嘉尚。方今國事多難。議論紛然。汝其莫為群口所惑。將軍感謝而退。奏增供御貢賦額數。復伊勢加茂祭典。修列聖山陵。定春秋行幸式例。卜吉詣上下加茂社。將軍率侯伯供奉鳳輦。至尊拱默深宮之中。二百年於此。四方傳為盛事。本日遠近士女縱觀拜伏道路。填塞牆堵。或有感泣者。將軍之入京師。四方浮浪爭會輦下。皆曰。使彼有所畏怖。而後可有為也。夜入

安達曰。此日大雨。有心者或為非吉兆。

蒲生曰。越前氏英邁有所見。一橋氏之言亦塵。可聽。各行所見亦不狂其志者。

等持院取足利高氏木像首。數亂賊之罪。梟之三條橋會津氏大怒。遣兵卒搜索捕縛。人心騷然。既而詔將軍限攘夷期。曰不得過三旬。越前氏曰。攘夷國家大難事。而迫促如此。萬難施行。其實上奏。一橋氏曰。卿記客冬之言乎。攘夷大難事。唯朝廷幕府合為一家。以萬死從事。何患難為。且此事不成。亦足以落虜膽。張國威。嚮已奉勅旨。豈容一日猶豫乎。且卿非攘夷。蓋言之勅使東下之日。今將軍舉入朝盛典。率侯伯拜趨闕下。天恩隆渥。朝野悅服。掃攘一事。聖上所誓天地。而遷延期日。托事故沮朝旨。何以示天下。雖然朝廷限三旬。是強難行之事也。宜曲陳情事。以請

河野曰。德川氏未運。一橋越前三氏。天下名望所歸。而各持異見。不相容。德川氏不幸莫大焉。唯事至此極。東照氏再生。亦不可為。於二氏何責。

緩期。乃議限一歲。越前氏起曰。卿自為之。余則不能。意色頗決。遂稱病不請命而發。一橋氏大息曰。予與越前氏共膺朝命。輔佐將軍。勉強至此。今一旦不相協。使之引去。究非幕府美事。然事至此。不得不斷。告將軍。責其輕朝命。免總裁職。幽閉其藩。乃奏請緩期不聽。請待將軍入朝。又不聽。尋詔將軍曰。攘夷處分。一委一橋氏。汝留京師。修攝海戎。備鎮人心。遂定五月十日為攘夷期限。尋以禁軍不足。命列藩十萬石以上。貢親兵。三條卿督之。島津隅州固不可。將軍入朝。遣其臣大久保利通。因近衛卿論其不可。至此有旨上京。一日見中川親王。鷹司關白。一橋山內四公。

本原曰。斯人所為。邈然無倫。請至此。使人為見。天上人之思。

於近衛氏曰。今日幸面諸公。請陳所見。攘夷為難事。固不須言。而為浮浪所逼。定期限。令天下何用。關白輔佐總裁。諸職之為。浮浪輩何知天下大計。且是輩橫行輦下。妄議大政。朝憲幕令。安在。蓋逐捕是輩。以正大憲。今日之計。宜重任中川親王。前關白及中山正親町三條大原諸公。遣諸藩就國。禁朝貴。延接浮浪游士。毛利氏近狀。尤為難解。宜使幕府推詰之。滿坐爽然自失。留數日。西發。贈書近衛氏曰。聞英艦簇集橫濱。將攻弊邑。臣家歷世荷寵。爵管王土。六百年於今。一旦為彼所污辱。何以視祖宗乎。闕下護衛。不乏其人。臣請西還。竭死力。誅鋤夷賊。以報隆恩。萬一

一橋氏奉攘夷之命亦非自衷托事遁歸可推見也

馬近衛氏馳書追止。隅洲答曰：臣前呈鄙懷，此外無可復言。臣不請命辭闕下，恐英夷來逼也。閣下今辭內覽，傍觀時難攝家。且然况踈遠如臣者乎。朝廷大計非臣輩所能贊。駐闕下何益。四月車駕奉岩清水社，擬授將軍節刀。如歷朝命將故事。家茂稱病不從。一橋氏代從。比詣祠下。托事遁歸。浪徒皆曰：惰夫不足與為事。至上書請車駕親征。一橋氏既奉攘夷之命。廿一日發京師。先是英人要求生麥償金。閣老大怖。稱病不出。小笠原長行意以為出償金。而後告拒絕。名義兩全。又恐遷延期日。至開兵端。往見英將許賠償。一橋氏至。未知是事。會諸曹告以詔旨。衆不敢

應。一橋氏意謂我既盟約。自我開釁。名義不立。不若召各國公使。告以國情。彼不奉命。則砲火以逼。乃召各國公使。公使洩聞是事。不敢應。曰：嚮屢見小笠原氏。斯人已了事情。不必往。是為五月十日。

將軍之入朝。余扈藩主上京。與諸藩士論時事。又抵橫濱探英艦事情。略諳當時大勢。藩人以余好論事。爭問所見。余大息曰：天下大權歸浮浪之手。聞者愕然曰：方今上有朝廷。下有幕府。而三百列藩各有臣屬輔佐其主。雖有浮浪千百人。其如之何。余曰：諸君曾觀戰國七雄爭強之時乎。魏其信陵田文徒。以大國公子。爭集四方浮浪。制天下大

論此事者。高山浦生以下。孰非浮浪。書生。唯此時幕政未衰。故不至動天下。所謂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是也。

借戰國養容指不當時喚醒庸俗大意來自三德論策

權蓋當時王侯生長深宮骨緩肉慢柔懦如婦人而門閥世臣亦皆顧身家重田祿喘喘焉唯過失之懼而浮浪游士既不得志其國周遊四方備嘗艱難磨礪才知其於天下大勢諳熟胸中其臨大事斷大計勇往敢為無一所顧惜故四公子輩賓致門下珠履玉簪唯恐失其歡心每有事率之當大難解紛理擾無一不如意方今幕府政令不行而三百諸侯生長宮中不知哀樂為何物世臣門閥概皆紈袴子弟而浮浪書生雲集輦下出入公卿之門揣摩天下之勢使幕府至有今日之舉動豈非天下之權歸浮浪之手乎自今以往使公卿

鹿門齋在京師間親與諸豪論議故於當日情勢如觀火不獨識力出眾恨在其藩慷慨進說如水投石百事墮壞不補敗亡也

內藤曰余所推服於鹿門在于此

八賓待此輩如戰國公子所為則朝權挽回可期日而待也聞者或為然或為不然余一笑曰文王起于百里然則維臣三千一德一心者亦皆不過集天下浮浪之士織田豐臣二氏或起小國或奮人奴亦皆集天下浮浪人為股肱腹心而已聞者愈不服此行數見用事者有所論說不省余頗不平其發京松本奎堂勸余脫藩籍余笑曰余家世列伊達氏籍如子言所學忠孝之道安在奎堂不復強此事實為十津川義舉前四月之事

薩藩擊走英艦

木原曰。投身虎口。寂然如水。氣已吞。強英。

島津氏發江戶過生麥。英人誤衝騶從。從士斬一名傷二名。英人在橫濱者得報。族至。島津氏已過神奈川。奉行大驚。馳使追及戶塚。夜已半。請見從臣辭以已寢。翌曉不告而發。至函根。書報曰。昨夜一從士亡命。途斬英人。或此士所為。幕府諭島津氏出行兇者。答曰。歷問從者。無一行兇者。令出知情者。答如前。且曰。英人若發軍艦問狀。宜諭彼抵鹿兒島。親見彼辦解事情。必不至取外侮辱國體。幕府無如之何。英人日逼政府曰。必得行兇者而甘心。是時英新勝漢士大悅曰。是可籍以耀武東洋。命其將基哈氏率軍艦八艘至橫濱。逼政府曰。地球上不問遠邇。英國威權

其言大夸。殆如今。臣屬國者。

川島曰。彼本以賠償了局為上策。故少變氣色。彼亦折鋒。

所至苟有虐待我民者。必糾其狀。討其罪。政府不能得行兇者。罰之則宜出賠償三十萬金。決答限二十日。過此猶假二十四時。而猶不決答。則炮火蹂躪以完我國權。是時將軍入朝。一橋越前以下皆從。諸老不知所為。橫濱市人騷擾四避。貿易不行。市肆晝鎖。外商大窮。請奉行止之。奉行曰。英國要求。期日已逼。我議未決。戰端將開。故致此騷擾。非號令所能止。英法公使致書政府。請大臣來議。且曰。英國不好戰。請鎮靜港民。竹本正雅。竹本正明往見。延答期為四月五日。會水戶氏與小笠原閣老領攘夷旨東歸。論賠償非朝旨。竹本正雅柴田剛中見英法公使論爭兩

河野曰。既不能拒償。安能鎖港乎。

日不能奪。竟許賠償。諸老怒其專斷。罰二人。致書曰。賠償一項。無復異議。祇交付緩急。猶須商議。英人催督日急。諸曹為之說曰。生麥曲在我。且出償。明名義。而後鎖港。水戶尾張二氏連署奏曰。鎖港償金二項。混合名義不明。請先出償。而後鎖港。是雖乖臣二人。前議事情。不得不然。書未上。詔旨至。曰。和親條約。本出於幕吏之擅許。廢從前條約。謝遣外人在三港者。限三十日。不遵此命者。一一捕戮。諸老驚愕。曰。此假令。出詔旨。不可遵奉。請尾張氏上京陳奏。已發慶勝。在京馳人止之。乃稱病留名古屋。水戶氏得一橋氏。自岡崎所發書。發論拒出償。諸老及監察以營議屢

觀諸人論事。如低恭對。使旁觀者。兩手握汗。而當局者。果然不自知。

至此始悟鎖港之不可為。愚亦甚矣。

變稱病不出。小笠原氏主先償後鎖之說。會朝廷召閣老眾推長行。長行以期日遷延危難逼且夕。過橫濱見英公使論難三日。貽書水戶一橋二氏曰。島津氏虐殺無辜。曲在我。曲者出償。萬國之通義。且出償聽彼所請。而後論以鎖港。則彼是各有一理。彼不得不聽我所論。乃見英公使諾出償。遺書各國公使。告鎖三港。外人嗷嗷不已。曰。兩國條約押印以行。今書告拒絕。何異宣戰書。法公使責長行曰。貴國鎖三港。則宜首償。各國家屋造築費額。法人在橫濱費百十萬元。在長崎費十七萬元。貴國能償否。長行茫然。此為攘夷期限日。水戶一橋二氏得長行書。大驚召還。

木原曰。斯人讀書能文。有盛名。越前氏羅參太政。令其所為如斯。噫。

河野曰。我曾三百諸侯。論攘夷。而纔博彼一讀。笑。噫。

長行示鎖港往復書辨理由。二氏默然。初水戶氏奉攘夷之旨。慨然以為可以繼烈公之遺志。及東還。營議鼎沸。慶篤無斷。屢變其說。及是深愧負朝旨。上表請解任。長行曰。朝廷不達外國事情。吾且入奏。乃與井上清直向山一履水野忠德乘汽船西上。朝廷深憤其虧國體。命將軍削官位幽閉。長行不屈曰。天地間自有曲直。定彼直我曲。曲者出償。豈為勝國體乎。罰井上向山水野三氏有差。英人已得償金。意益驕。請曰。將赴鹿兒島。要取三萬金贖卹死者妻孥。一橋氏蹶起曰。我已出償金。彼將何求。與諸曹辨論數四。遣參政有馬道純止之。英人嘲笑。不以為意。六月

安達曰。着着出被先富米國初來。使幕吏如薩人所為。則必有足大吐氣者。

廿二日英軍艦七艘兵一千五百發橫濱。廿七日入鹿兒島泊谿山灣。藩人固守七所砲臺以備。二十九日七艦進砲臺下。要請曰。得生麥行兇者。戮之。艦將之前。得金三萬元。卹死者妻孥。藩人請上岸。不肯。乃對曰。殺人者固當死。如罪人未獲。何條約許外人游步。未曾許外人衝諸侯行首。我邦禁衝諸侯行首。犯者殺而無赦。我主謹守邦制。宜請幕吏論決此事。而後賑卹如所請。壯士十八人裝為賣菓者。謀短兵接戰。各砲臺應之。混役夫給薪水者乘艦。英人覺。停其上艦。七月一日伊地知正治伊地知貞馨齎藩主書見艦將曰。事關政府。滯泊累幾日。無可決。答速抵江

戶議是事。我藩亦發重臣參其議。艦將怫然。聲色共厲。指市街曰。不得所請。則直付兵火。二人曰。不究條理所在。則付兵火。亦不得已。議不諧而退。先是泊三汽艦於加治木。以其脆薄難敵軍艦。命五代才助松木厚庵以三艦避外洋。是夜英人橫奪三艦為質。藩人憤怒曰。往復議未決。橫奪人艦。此賊也。二日下令各砲臺砲擊。英人火三艦。整列艦隊。一巡港內。砲擊各砲臺。炸彈一爆。市街皆火。藩人殊死奮鬪。是日西風怒濤層起。船艦動搖。發砲多失標準。而藩士勇往敢進。氣勢不屈。自朝至暮。不少絕發砲。遂壞一艦。餘皆辟易。翌日再戰。諸艦多損。硝藥已盡。藩人氣勢倍

蒲生曰。此一戰元寇覆舟以後。快舉驚津翁有句云。廟將頭顱碎作灰。何等快事。

蒲生星海曰。僕時擊浪華之獄。病殆死。聞此舉大強人意。今讀之不覺感焉。

本原曰。米艦始來。使幕府委任烈公。率列藩決勝於萬砲雨注之下。薩人

旺。英將校死者二十餘名。藩人死者僅一名。艦將切齒。走投佐多灣。修理損艦。歸橫濱。島津氏戰既勝。恐彼再舉。遣重野安繹追及橫濱。見艦將曰。往復議未決。橫奪人艦。何異盜賊之為。艦將不能奪。乃出妻孥賑卹金三萬元。行成。此戰一艦危急。斷錨而去。凡海戰以斷錨為大恥。行成之後。必出金償還。及英人來取。藩人不徵金。相傳為笑。外國事興以來。我常為彼所凌轢。而此戰全勝。嶋津氏威武大震。英人始知薩為強。藩翌年六月。英將與公使巴氏乘軍艦三艘來覽島。藩主父子延之磯野別邸。宴饗盡歡。翌日導獵磯山。西鄉隆盛出接。論國事有所約。五代松本二氏

此捷易耳。其國
家取辱外國者
甚也。噫。

為艦將所擒赴龍動。頗得彼要領而還。

余在京攝。與薩長諸藩士及浮浪慨國者論時事。大意謂甲越之所以稱雄當時。織豐之成霸天下者。以其四受強敵。與之百戰。以淬練其銳鋒也。今也。英法以宇內之強國。萃鋒向我。此甲越織豐諸氏。四受強敵也。幸皇上以掃攘大義。誓神祇。令天下乘此機。盡全國精銳。與彼角逐。爭于矢石交下。電火并發之地。百折千挫。精者愈精。銳者愈銳。毅然卓然。以復元龜天正之士氣。則縱令不能制強英法。如織豐二氏成霸天下。亦可以威制下英法者。如甲越稱雄當時也。已而長藩砲擊外艦。慨

痛快不啻麻姑搔
癢。論鋒仿佛魏源
聖武紀。

重野曰。余是庸為
暴徒所狙。別鹿門
後三日西發。

然謂復元龜天正之士氣。始于此舉也。是秋聞薩藩挫英鋒於一鏖戰之下。謂薩人虐無辜。曲在我。方今朝廷令天下攘夷。天下唯恐武備不張。士氣不勵。萬一蹉跌。以取侮於海外。無所論于區區曲直也。會一友報重野士德在橫濱謀講和。即日理裝訪士德於江戶邸。士德嘉余遠來。張宴海樓。哀絲豪管。悲歌慷慨。飲連三日。益士德主和。余主戰。士德主開港。余主鎖港。意見不合。痛論極罵。意氣山揚。聲撼隣壁。當時余膂力方剛。好論時事。慨然以功名自許。而來廿年間。關喪亂。頽然以老。回想當時。覺耿耿斯念。未降臍下。猶記余發江戶。士德

本原曰鹿門此行過余鄉反覆論說余時尚未首肯于成齋說

凡處分大事必有股肱腹心而助其斷赤壁戰有魯肅周瑜勸戰孫權所察而起是也今無諸曹一人應召者

送至北郭。勗余盡力國事。有詩曰。從來忍辱真知辱。畢竟和戎是禦戎。余亦自是不甚說攘夷二字。

將軍東下議攘夷

一橋氏奉攘夷之命東還。諸曹無應命者。五月十日召各國公使在橫濱者。無一人應召者。大怒曰。余以德川氏宗親。輔佐將軍。親奉聖旨。召外人在我土者。而無一人應召者。彼茂國威一至此乎。乃命諸曹戒兵備。諸曹不應。一橋氏深恐遷延期日。重罪朝廷。諸曹皆曰。小笠原氏西上。上奏事情。俟其報而後掃攘。未為後也。是時閣老概皆庸才。權落諸曹。諸曹亦皆

是無股肱也。無腹心也。成得焉事。

斯人心事亦為可憐。

齷齪無一人奮擔國事者。害一橋氏之督攘夷。爭放飛語曰。刑部公陰負聖寵。交結朝貴。其留將軍而東。謀奪幕府之大權也。一橋氏大憤曰。事至此。皆吾不德所致。書告將軍曰。慶喜不自量。妄當大任。攘夷過期。幾日于今。上辱朝廷。下負幕府。覆餗之罪。萬無所逃。速解臣任。加嚴譴以謝朝廷。又因鷹司氏奏曰。慶喜以菲薄叨膺寵命。戰兢日夜。唯恐上負聖諭。下失輿望也。而臣不德。固無名望。麾下臣屬。無復一人用命者。或至指臣為懷異圖。臣實不勝重任。以故攘夷延期。日復一日。茫無寸効。伏願陛下憐臣愚忠。解臣現任。處臣嚴譴。以明天憲。書奏。皇上慮慶喜一旦去

職幕府無足託者。詔曰：攘夷一事，朕日夜軫念，至廢寢食。將軍亦有所奏陳，卿宜勉盡力國事。一橋氏再奏曰：陛下憫臣孤忠，使臣勉強就列，聖恩寬大，徒增慙悚。今也陛下詔天下拒絕外夷，須期海內普天率土，誰不奮起，共思敵王，愾獨幕府總大政長羣牧而士氣萎靡，漸生嫌忌。茂臣厄弱，侮臣庸愚，三令五申，無一用命者。上負朝眷，下孤輿望。外夷日愈跋扈，國威日愈陵夷。臣實不忍坐視，假令陛下寬貸臣罪，臣切恐朝憲不立，為聖朝大累。朝議無如之何。水野板倉諸老奏曰：今日之事，非復水戶一橋二氏所能辦。若遣將軍躬督百司，從事掃攘，不必辱國體。至

臨此際，麾下八萬無一人持戰論者，文弱為俗，怯懦為性，與宗社大事，不痛癢相關，安得不速其亡乎。

此朝議然之。六月將軍乘汽船東下，與慶喜以下議拒絕方法，群議紛然。諸曹為之說曰：拒絕方法有三。一曰掃攘，決勝敗於一戰之下也。二曰拒絕，拒貿易絕交際也。三曰鎖港，鎖港門使外人引去也。而掃攘拒絕，非較彼我兵力，確有勝算，則不能為也。今日之計，有一鎖港耳。鎖港三：一曰盡鎖三港，二曰先鎖橫濱，漸及長崎、函館。三曰鎖橫濱、長崎、函館，仍舊。又曰：鎖港門，撤商館，無得舍一外人，是為真鎖，不撤商館，不逐外人，令商賈過販賣，是為罷商，請自罷商而下手。然後及真鎖，先鎖橫濱，而後及長崎、函館，而拒絕。而掃攘，順序不紊，國力不損，名義亦明，國威亦宣。是

議愈周密而策愈姑息。此諸曹愚弄一橋氏者，余獨恨一橋氏無研察之斷也。

藤野曰：此亦虛構飾言，而其實罷商則和破犯約則戰，開直是一事而已。

木原曰。天下之事。豈有萬全乎。以萬全為念。幕府所以終亡。

議一出。萬口同辭。一橋氏固爭曰。洋夷出入各港。盤據已深。固非尋常姑息所能制。今日之事。有一斷而已。無以區區順序為之也。衆皆曰。天下之大。豈可如悻悻匹夫然乎。宜反覆熟考。以謀萬全之策。大舉一開。啗臍何及。或曰。一橋氏無謀如此。欲以德川氏累世基業為一擲孤注也。一橋氏知事竟不可為。請上京具奏。不聽。既而薩長二藩奏掃攘狀。一橋氏曰。幕府誤此一着。何以令天下入見將軍曰。方今之勢。猶坐弊船。殿下不及今拯之。則上下胥溺而已。於是又議鎖港。川越侯為總裁職。亦銳意論掃攘。乃延米荷公使於軍艦操練所。水野板倉諸老以下就座。一橋

據表何事。隔障亦聽如婦女子所為。幾何不長彼傲慢。速彼侮蔑。

河野曰。靡軟至此。不特鎖港不可為。開港亦不可為。可戰而和。和故堅。可鎖而開。開故牢。幕吏所謂開鎖和戰。余不知何謂。

氏隔障聞之。告曰。將軍有旨鎖橫濱。止貿易。移外人在橫濱者。長崎函館。貴國於我交最早。故首告是事。二使曰。條約不可違。可違非條約。次日召英法公使。不來。乃遣外國奉行竹本池田二氏。告是旨。法國公使。公使曰。此事非吾職所與知。率法國軍艦泊港。宜遣大臣告之。艦將乃命參政田沼立花二氏往告。艦將曰。此事重大。請聞其說。二人曰。國人多仇外國。競唱異論。相聚為亂。薩長暴舉。諸君所見。近日又有井戶谷事。非權鎖本港。以輯人心。則交際不可得而完。艦將曰。政府不能禁邦人作兇暴。反欲鎖海港。以安兇暴者。此外人之所不解。嚮既報井戶谷事。本國本

減稅何等事。此殆以商於三百款稅者。蓋告各國政府論公使欺誣復之舊法。

國應不日發軍艦問狀。諸君不是之顧。却欲鎖海港。滋激外人之怒乎。是時浪徒刺殺法人於井戶谷。亡去。故有是言。一人曰。卿職不關兩國交際。我國將發使告。是旨貴國政府。艦將曰。發使宜命列侯以上委之全權。如是則國帝接見。事速決。如夫尋常使節。大臣接遇。使命多沮。於是幕議命監察池田河田二氏為大使。使于英法各國。幕吏急鎖橫濱。英米公使乘間欺幕吏曰。減入港貨稅十二。為百分五若六。余且告本國鎖橫濱。乃減稅額。一從彼所說。

有國者之忌戰。猶病者之忌醫。病者忌醫則死。有國者忌戰必亡。余觀幕威日愈衰弱。歸亡滅而後

已。無他忌戰也。夫攘夷之勅。不奉則已。奉則有戰而已。而曰拒絕有三等。掃攘有緩急。徒弄口舌。苟且自免。無一非兒戲。幕府末運。人材掃地。閣老參政皆以門族為之。此輩視外人如虎。一切應接皆委奉行。奉行亦皆恐觸彼怒。有所論難。則委之屬吏。此輩皆以官海為利市。不知廉恥。為何物。受彼凌蔑而不較。受彼啐罵而不羞。彼愈傲然。少逆其意。至唾其面。蹴其頭。此亦犬彘視我者。皇上以拒絕令天下四方義徒。以掃攘責幕府。實有故也。一橋氏始終以攘夷自任。數爭此義。則似矣。然余惜其無足與為也。蓋此時浮浪蜂起。水戶為之淵叢。

一橋氏烈公寵子。為浮浪義徒所歸心。當奉攘夷
 勅之時。請朝廷以武田大場諸氏為腹心。協力水
 戶臣屬。則藤田山國以下千百浮浪。爭先雲集。鎖
 港口。撤商館。勦僅々醜虜於一擊之下。猶獵狐兔
 也。兵端一開。人心固結。鑿斯池。築斯城。大平游惰
 之習。不令而一洗。奮發鷙悍之氣。不作而大振。以
 海內無疆之眾。待域外有限之兵。未為無算也。且
 我所謂掃攘將。繼之以綏撫也。拒絕將。承之以和
 好也。一戰而不勝。則再戰。再戰而不勝。則三戰。四
 戰。不以勝驕。不以敗屈。天下悉知大艦大砲之不
 可少。貿易通商之不可已。外國交際之不可不講。

河野曰。爾時鹿門
 在藩失意。與梅村
 森并諸人。割今兩
 社為文酒之飲。醉
 則論必及此事。悲
 歌慷慨。痛罵當路
 人。漸傳為怪事。

而後率列藩諸侯。具奏和戰利害。開鎖得失。奉詔
 旨行成。彼亦知所懼。而不敢為不遜。我亦有所恃
 而不敢失國體。彼島津毛利二氏。以一藩侯猶優
 為之。一橋氏以將軍輔佐奉天子勅命。翼之以烈
 公所養千百文武之士。天下何事不可為也。是秋
 余訪武田耕雲水戶邸。會一橋氏奉詔西上。余問
 曰。國事方急。先生蓋翼一橋公西上。耕雲瞋目曰。
 余前日在京。與諸藩士逼朝貴。刻攘夷期。而因循
 至此。唯一死以謝朝廷而已。耕雲以尊攘大義。
 鼓舞天下。遂得賊名而死。其潰圍西上。猶曰。見一
 橋氏論此義。余為一橋氏深惜。失此一大会也。

鹿門常語人曰。在
 江戶日。與一友訪
 耕雲。一見名刺曰。
 十年來耳。熟足下
 名。直延上坐。縱論
 時事。余少游四方
 無此快事。

